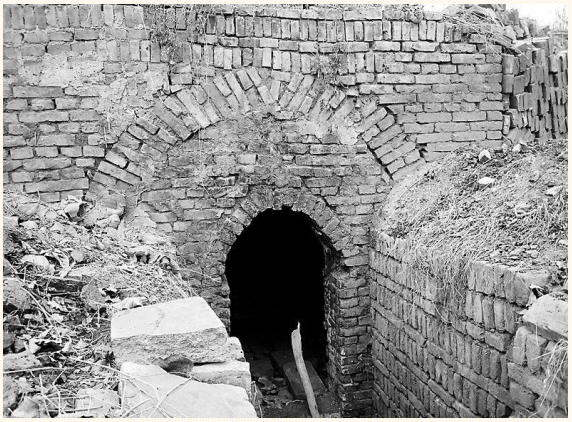
■责任编辑：武娟　■版面设计：元之楚　■责任校对：张君梅　■编辑邮箱：937494167@qq.com　■联系电话：15044792334　5160311

达拉特快讯　响沙 XIANG SHA　2020年7月21日 星期二　3版

那年那月

脱水坯　烧蓝砖

梁仓



城拐村的东北角还真的有一个城墙拐子，整个城墙用就地黄土打夯而成，当年还有一个瞭望塔，村民们叫它“大圪旦”，它的下面就有两座老砖窑，一南一北，相距500米左右，老乡们称“马蹄窑”，它是伴随着大集体的诞生而出现的，它承载着生产队社员农忙之外的另一场忙碌，也承载着百姓对好日子的期望。

“马蹄窑”，顾名思义，窑的形状像马的蹄子，实际上是倒着的马蹄子，上大下小，砖窑内部直径少说也有30多米，高20多米，一般都是傍山开挖而成。最下面有一个门，叫大窑门，是用来烧火、添碳、出灰的；中间的是二窑门，用来装窑和出窑的，这两个门呈窑洞状；上面的是三窑门，是开放型的，也是用来装出窑的。

老砖窑是当年的“和胜大队”所建，正好在我家的房后。每天早上，端上一碗玉米渣渣酸粥，上面搁上几块儿酸萝卜疙瘩，坯藏在后塄畔上看砖工们掘泥的掘泥、平场地的平场地、起架的起架，有的已经忘记了昨天的辛劳，隔着场地和其他砖工开着玩笑，所以这里的情景我是最清楚的。生产的蓝砖一方面是用来满足周围各机关单位用砖所需，另一方面可以壮大集体经济。记忆中好像还用胶车给包钢送过砖，送砖的胶车浩浩荡荡，车水马龙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生意兴隆，效益不错，收益明显。

那年月，全大队的各个生产队都按照一定的要求派人到砖窑劳动，砖窑做的是计件工，按照劳动绩效挣工分，肯定会比生产队的“磨阳工”挣的工分多，还能挣到一点粮食补助，因此，社员们还是很乐意到砖窑干活儿的，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十来年，逐渐出现了“龙窑”，这马蹄窑才偃旗息鼓了。但马蹄窑生产的蓝砖还是给人留下太多的思考，为什么蓝砖的建筑物能流传后世？而用机制红砖盖的建筑物不是危房就是豆腐渣工程？原因很多，主要还是工艺上的问题，制作简单、环节省略，机制砖用不了几年便一圈一圈脱落，自然会影响到建筑物的质量和寿命。

蓝砖，属纯手工制作，每一道工序那是认真充成的，上一环节偷懒了，下一环节就难以完成。蓝砖的制作，首先从土质开始，取土算是粗活，但也很讲究，既不能太胶，也不能太沙，还不能有石炮，所以和泥的泥工就应该注意取一部分最底下的胶泥，再放一部分上面的沙泥，然后摊成池子，担十几担水泗土；其次是过泥，泗了一天一夜的泥，第二天早上泥工开始过泥，他首先担一担水，把过泥的地方种一下，然后开始用铁锹把泗好的泥竖着一块儿一块儿地裁下，扔在过泥的地方，堆成一小堆后，就用两米来长有些弯度的螺纹钢捶打，一棒挨一棒，然后在调整方向，呈十字形再过一遍，直到粗泥变得细腻，完了之后，再裁泗好的泥扔到泥堆上，再用铁棒捶打，直至把泗好的泥过完；最后用锹背把泥堆抹刮得圆圆的、光光的，还要在顶端挖出一个小圆坑，里面盛上适量的水，就算完成任务了。

接着是摔砖坯，摔砖坯是持久的力气活。首先要准备好三格的木质砖模（上适叫坯模子或三联模），当领到崭新的坯模子后，选择包装箱上的铁条用小钉子在坯模正面两侧的挡板上钉牢，一是为了加固，二是为了摔砖坯时小刮板刮得省劲儿利索。此时摔砖坯师傅站在泥台前，双手成半圆状麻利地把一团细腻的湿泥从泥堆上刮下，在泥台上揉成圆柱状，把两头折回，卡在双手上掂一下，顺势摔在坯模子里，连续三次后，用旁边的小刮板将多余泥巴刮掉，然后看一下砖坯有没有不饱满的地方，顺势再补一下。接着就是右手在前左手在后端着坯模子一路小跑，停在平整过的场地上，端详一下尺寸不偏不倚地把坯模倒扣在平地上，先慢后快将坯模提起，观察一下如果有缺角凸拐的顺便捡回扔在泥堆上，这一连串动作在瞬间完成。一般是一个师傅一个场地，一天的任务就是完成一堆泥。

有一年，轮到我的父亲在砖窑劳动，父亲没有烧砖技术，要想多挣点工分只能是摔砖坯，这样全家人都可以帮忙多挣点工分。那年我就在奔跑在摔砖坯的场地上，父亲装坯模子，我往出倒，这样别的师傅一天用一个场地，我和父亲每天至少一个半或两个场地，工分差不多能翻番。摔砖坯确实非常辛苦，一天下来，臂膀酸痛，腰伤佛要断了，浑身没一处轻快，汗水无声地和到泥浆里。不过在对崭生活的向往面前，这点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！我们有的是力气，有力气就有希望推倒发霉的穷日子，整出个崭新的好光景来。

接下来就是修砖坯，扣在场地上的砖坯晾到半干，要扶起来，先要用坯模子的背面压大面，双手卡住坯模子，双腿又在坯行子，“啪啪啪”随着节拍缓慢前行跟住过一遍，把大面压得平整光滑。然后是立坯子，一块儿接一块儿地搬起来、摆好，双手一抹去掉毛边，一般以单行居多，如果一行摆不下，就在正行旁边“节外生枝”，用坯模子的背面再压一遍，才用木打板一批批地拍打齐整，这个活儿很优雅，师傅一只手拿着木打扮，另只手背在背上，背对着坯子一边往前挪动，一边不住地拍打着坯子的里面。接着是晾晒砖坯，待干的差不多时，把坯子一层层地摆起来，摆成疏松又匀称的形状，既不占地方又便于通风，天气好的话，几天工夫就干透了。干透的砖坯要密实地起架，码好、垛好，顶上还要土起个脊，像瓦房的屋脊似的，为的是万一遭遇雨天的话，便于搭盖苇帘子，让雨水顺坡流到地上去。

紧接着是装窑、封窑，这需要很多人，窑里需要码坯子师傅，还有更多的是从外面往里背坯子，个别人还要给师傅递坯子，及时清理现场，把半切五寸的烂坯子清运出去后，终于开始烧窑了。烧窑是熬人的活儿，一烧就是白明黑夜四五天，烧窑师傅张先良、冀过关是连轴转，经常要到窑顶查看火候，调整火头的轻重。尽管三班倒，但值夜班的师傅在夜里还是瞌睡得要命，抽空到窑洞口站站，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偏偏又是个没月亮的夜晚，更不好过的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。几个人商议后，索性拿了手电筒，跑到“淖水壕”那边的大豆地摘些大豆，顺手看玉米能吃了没有，收拾回来可以烧着吃。第二天，种大豆的乡亲发现了自家地里凌乱的痕迹，扭头瞅瞅堤坝对面的砖窑，心知肚明，也不太计较，嘟囔两句，扛着锄头去看另一块生长着的长势了。熬夜烧窑的辛苦他们是清楚的。

窑终于烧好了，为了把红砖变成蓝砖，该泗窑了。“泗窑”就是在窑顶摊几个池子，一定要平整严密，不能让水直接流下去，那样后果不堪设想，很可能就前功尽弃了。因此做这项工作需要倍加细心，师傅们忍着高温的炙烤，在窑顶上一遍一遍检查，确认没问题了，才开始往池子里面担水。这一天，全队社员都出动，担着自家的水桶，集体待命，当师傅宣布能灌水了，一场沉重又充满希望的劳作铺展开了，大家争先恐后地穿梭于下面的“淖水壕”与窑顶之间。

水要从窑顶慢慢地往下渗，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，让水慢慢渗到窑里去。这泗窑又是好几天。那几日总能看见男劳力从窑前的“淖水壕”挑了满满一担清水，踩着不规则的土台阶，吃力地往窑顶攀爬，上上下下，不知要跑多少趟。

他们习惯了衣服汗津津地糊在身上，习惯了汗水的咸涩，生活一直就是如此，他们早已习以为常，并不觉得日子太辛苦，太艰难。

最后是出窑，看着漂亮的蓝砖，想想这一窑砖的收入，社员们满是倦容和尘灰的脸上荡漾着喜悦，就连脚步都轻快了几分。尽管窑内温度很高，一般有40摄氏度上下，进去不到10分钟全身就会大汗淋漓。窑里灰粉也很大，背或者是担上几趟砖，吐出来的痰就是黑灰黑灰的，每次出砖都是汗水与灰尘交织在一起，社员们眼睛干涩发痒，衣服粘在身上很难受。但是他们没有止步，一摞又一摞的蓝砖在他们的手掌间跳跃，把掌上的茧子磨得像石子般坚硬，蓝砖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平地上，越垒越高，像一座城堡。

回想当年的脱水坯、烧蓝砖工作，虽然很苦很累，但大家都感到苦中有乐、苦有所值，因为我们烧出的蓝砖，让周边许多机关单位学校的土房变成了砖房，我们的劳动真的为祖国的建设添了砖、加了瓦。

记忆珍藏

那件涤卡褂褂

林金栋

一九八二年秋，我考入伊盟师范学校。父亲在树林召出差，给我买了一件崭新的涤卡褂子作为奖励。母亲也说，进城念书，穿的不离好点儿，不要让人家笑话。

那时，像我家居住的那样的穷乡僻壤，很少有专业的裁缝。如果谁家有一台缝纫机，已是上等人家了，或是新结婚的年轻人。但能裁剪制衣的极少，多用来缝补旧衣、做个鞋垫、缝个围裙之类的小活儿。

我们家经济拮据，买缝纫机也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了。我们弟兄姐妹几个的衣服多是母亲手工缝制的，只有过年时，才央亲戚或邻居为大姐和大哥做两件棉市布裤褂，我们这些当弟妹的只能穿老大顶下来改制的旧衣服，偶有一年半载弟兄姐妹几个同时穿上一件新衣服，那必是经济状况好转，父母就医吃药减少身体和心情都不错的时候。要知道，那时候穿一件涤卡褂子，似乎就是乡干部村支书和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的专利，或者是刚找了对象的大姑娘。其时，我的父亲已是一乡的教办主任和中学校长，也只在乡里开大会或进城办事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凡尔丁褂子。对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而言，能拥有一件崭新的涤卡褂子，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

这是一件深蓝色的前进服，有四个带盖的暗口袋，左上口袋的盖上专门留一小口，可别钢笔或圆珠笔，成为文化人的象征。不锈钢的领钩将坚挺的衣领系在一起，五颗黑色的大纽扣均匀地上下排列，更吸引人的是这是一件从北京服装厂生产的正经货，在衣领的内侧订着一方印着天坛的图案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商标。因为常常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服装，这种衣服又称干部服。

当我战战兢兢从父亲手里接过这件衣服，在众弟兄姐妹羡慕的眼光中穿在身上，感到无比的忐忑不安，似乎犯了多大的错误，问心有愧。于是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好好学习，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的厚爱，至少对得起这件令人羡慕的涤卡褂子。

开学了，我在父亲的护送下来到伊盟师范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高原小城久负盛名的中等专业学校，一切都是崭生的、崭新的。这群少男少女即将成为我的同学，和我一起度过三年的学习生活，这是我们人生新的里程碑，他们和我一样，穿着崭新的衣服，在自信中略显羞涩。男孩子们大部分穿着四个兜的蓝色前进服，只不过颜色深浅不同而已，也有穿中山服和夹克的同学，那是当时最时髦的，一定是从城镇里来的，那时在市面上也不常见。

我同宿舍同床下铺的姚雄，父亲是准格尔旗职业中学服装老师，裁缝的技术自然不同于一般，那件用黑蓝毛料做的中山服穿在这个戴眼镜的小白脸身上，那么贴身舒展，这可是我们老家公社书记也不曾穿过的奢侈品。而全乐则穿一身呢也未听过的港服，超前卫。虎在也穿一件蓝涤卡前进服，但显然是农村裁缝的作品，造型与工艺显然连我那件也不及。后来才知道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更是可怜，他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，就是这件衣服，一定是全家人省吃俭用的结果。

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把这件衣服用湿润的毛巾擦刷一遍，挂在墙上，防止弄脏弄皱。早上起床，洗漱完备，穿上我心爱的衣服，照照镜子，小伙子倍儿精神，凭空添了许多自信。

邻居高爷爷找时过来给爷爷剃头，换来的是爷爷给他“讲三国、掉眼泪，替古人担忧”的故事。其实讲故事这个词是现在的说法，那时候叫“捣古朝”。我凑在跟前听，再把这些“古朝”捣给我的小伙伴。一年中最高兴的日子有两天，一天是过年，可以穿新衣放大炮，还可以为所欲为，因为那天是不能让小孩子哭的；一天是卖羊毛的日子，我坐在高高的拉羊毛的骡子车上，风轻云淡，一路高歌，等到把羊毛换成一叠或薄或厚的人民币时，爷爷会给我买两瓶格瓦斯，给自己买一本书。

大约从二年级开始，就生吞活剥地读爷爷读过的那些书。大多有头无尾或者无头无尾，却读得如饥似渴，忘乎所以。现在想来，大部分是些武侠小说，记得名字的有《三侠五义》《鹿鼎记》《杨家将》《封神演义》《岳飞传》《江湖奇侠传》《白发魔女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，当然还有一些破旧得看不到名字的小说。读完这些书，一度想着去少林寺学习武功，当一个侠客，劫富济贫、除暴安良。

寒暑假放学，自己制作了弓箭和飞镖，在屋子后边的小树林里演练。上初中时，一位好友把《平凡的世界》借给我，只给我周末两天的时间。现在还记得当时躺在库房的粮食垛子上，看得泪流满面。后来又借到了《青春之歌》，带着萌动的青春读完.觉得爱情真好。

自己当了老师以后，因为所教科目的原因，一头扎进小说里。无知者无畏，有了一些积累，就有了创作的冲动，第一篇小说《二爷》发表获奖后，自己深陷其中，不能自拔。所有一切有关读书写作的事情，感觉都是幸福的。每次进城开会或者是培训，都早早地给奇林主席（时任市文联主席）打电话预约见面，两个人聊半天小说，听他给我讲述小说创作技巧、推荐好的作品，然后陪我去书店购书。就是因为他的推荐，我才开始关注和阅读外国小说，纳博科夫、莫泊桑、陀拉马戈、加缪等等这些作家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。这些事情，现在想来都觉得温暖，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是莫大的鼓励。

后来因为工作原因，六年的秘书工作经历，几乎让我停止了文学写作。应用文和文学写作完全是两条路和两码事，繁重的应用文写作磨掉了文学写作的灵感和体悟。就像一个被镟铸禁锢了多年的人，突然一下子打开镟铸，居然不会走路了。正人先正己。无论如何，自己一心向往的读书活动却从未停止，内容也从单一的文学走向多元，历史、社会、哲学、宗教等等，大部分是囫囵吞枣，间或其中觉得有味的书反复咀嚼。越是读书，越是感觉到自己的浅薄，仿佛一个走在大风中身体单薄的孩子，随时有被大风吹走的危险，唯有读书才能使体格强健起来，在大风中昂首阔步。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这些年，随着阅历的增长，见过太多太多各式各样的人和事，有的是跳梁小丑、有的为民请命、有的大公无私、有的贪得无厌。有的浅显，若风雨拂面，感觉便知；有的深沉，如暗流涌动，千军万马前面不改色；有的幽默戏谑，像不穿衣服的皇帝一样堂而皇之的游行而毫不为难。种种迹象不一而论，无非是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就像罗素说得那样，须知泰差多态，乃是幸福的本源。唯有读书让我心性澄明、步履坚定，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这么多年放不下的是什么。

正如佛经所云：三世一切诸如来，摩不护念初发心。佛是什么、高僧说佛是觉悟的众生、众生是未悟的诸佛。对于我来说，佛是在酩酊大醉后半夜醒来喝水时看到的那一轮明月。是每天挤在城市滚滚洪流中抬头看到的一朵浮云。是每晋夜深人静时常常拷问自己的那颗高高挂起的灵魂。是田野里田埂间地上盛开的一朵野花。是清晨阳光下草地上闪耀的一颗露珠。是喧嚣尘世一隅的淡淡书香。

细细想来，读书对于我是一种没有我受的挂念。无论何时何地、何抬即来，若略有所获，则心生欢喜，若无收益，亦无虚度光阴，至少自己心安理得。

如此甚好！

书味飘香

缘起读书

李英